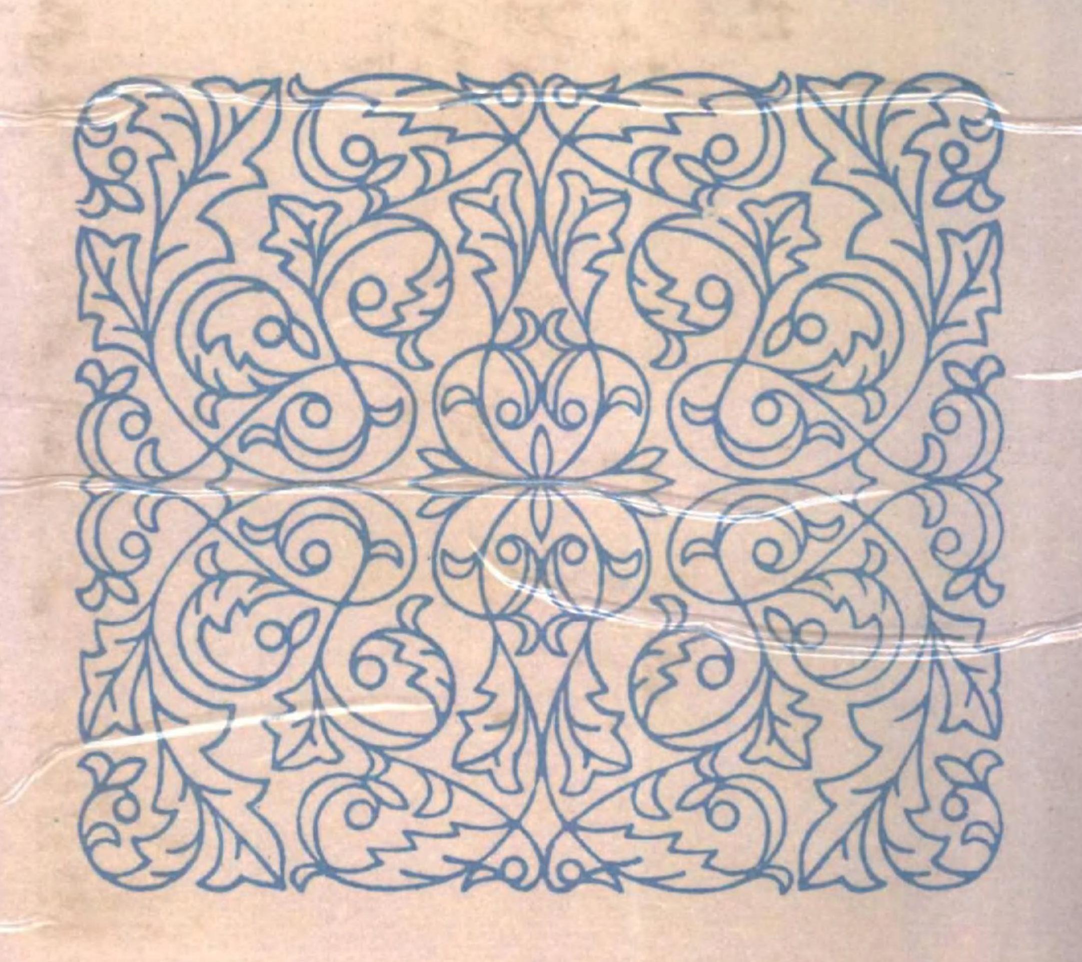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59·



民國叢書

第四編

59

文學類

神話研究　黃石著

中國神話研究ABC　玄珠著

神話學ABC　謝六逸著

神話雜論　茅盾著

上海書店

中國神話研究ABC 下

玄珠著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印刷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出版

中國神話研究ABC下（全一冊）

【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作者 玄珠
出版者 ABC叢書社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各埠 世界書局

目次

中國神話研究ABC

第五章　巨人族及幽冥世界

希臘和北歐的神話都說天地開闢之初與神同時生於此世界者，有巨人族。希臘神話的巨人族名鐵丹，(Titans)，實亦神烏蘭那(Uranus，義為天)所生的子女，被烏蘭那逐閉於北荒之塔塔羅司地下谷(因恐篡奪己位)。北歐的巨人族為冰巨人伊密爾(Ymir)，與神蒲里同時產生於冰山中。這些巨人族都是代表「惡」的，都常與神爭權，擾亂世界，而最後為神所征服。

中國神話內也有與希臘及北歐相當之巨人族。山海經的

大荒北經說：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即虞淵，日所入也。）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於此。（郭曰：渴死。）

又海外北經說：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這裏所說的「與日逐走」也許是與神爭霸的象徵。從那「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反「棄其杖，化爲鄧林」而觀，

夸父的巨偉多力，也就和希臘的巨人族差不多。又據列子、湯問篇北山愚公移山的傳說的末尾，有「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的一句；「夸娥氏二子」，張湛註說是「古之大力者」，我很疑惑「夸娥」即是「夸父，」所謂「夸娥氏二子」實即巨人族夸父的後代。「夸父」是一個族名，等於希臘神話的鐵丹。而夸娥氏二子負山的故事，也令人聯想到希臘神話所說巨人族的阿忒拉斯負地而立的神話。希臘神話說巨人族中亦有善者，神既征服巨人族後，命其善者服務，命伯羅米修士創造人，命阿忒拉斯負地。那麽，在列子中做了帝的走卒似的「夸娥氏二子」，大概也是善良的巨人族。

大荒東經又說：

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

應龍或說是龍，但也許是神；他殺蚩尤的故事，下面就要講到。此處要講的，是既言夸父「道渴而死」，何以又言被應龍所殺？大荒北經的「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一條中，緊接着「將走大澤，未至，死於此」句下，又說：「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郭璞註曰：「上云夸父不量力，與日競而死，今此復云爲應龍所殺，死無定名，觸事而寄，明其變化無方，不可揆測。」這個解釋，顯然很附會。我以爲這裏可能的解釋有兩個：一是經文錯簡，二是夸父非一。大荒北經的「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二語，大概因錯簡而誤增，大荒東經所說的夸父却不是「逐日景」的夸父。如果我們假定「夸父」是族名，則我的解釋也就可以通。可惜材

料太少，不能多得證據。

上面說過夸父與日逐走，大概是巨人族與神爭權的象徵。中國的巨人族和神爭鬥的神話（假定原來是有的），已經逸亡到連斷片也不存在了。差可目爲是巨人族與神爭權的神話材料的，乃是黃帝與蚩尤爭戰的傳說。蚩尤的來歷，山海經及其他古籍，都無記載；然就上引之夸父神話中兩次把蚩尤和夸父牽連在一處，也不妨想像蚩尤是巨人族。又從「蚩尤」一詞本身也像族名一點而言，（這個下面就要講到，）則蚩尤也許又是巨人族的一支。

黃帝和蚩尤戰爭一事，史記亦有記載；司馬遷雖然記了黃帝的事，卻又說「薦紳先生難言之」，可知關於黃帝的神

話，在當時之多而且奇！但黃帝既已完全歷史化，所以蚩尤也歷史化，（雖然薦紳先生還保存了蚩尤能作大霧的荒誕之譚，）黃帝和蚩尤的戰爭也歷史化。我們現在可得的關於此事的材料，很少。山海經、大荒北經說：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嚮。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

這一段文字主要的目的在說明「女魃」，所以蚩尤和黃帝的戰爭的經過，只是鱗爪而已。後世的「好奇之士」雖然

做了些「離經叛道」的書籍，很記錄了些當時尚在民間流行的蚩尤和黃帝爭戰的神話，可是那些書已經逸亡，今就御覽、路史、繹史等所引，則有下列的說法：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造五兵，威振天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龍魚河圖。）

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有婦人人首鳥形，是爲玄女，授黃帝戰法。（黃帝玄女戰法）

蚩尤銅頭啖石，飛空走險。以馗牛皮爲鼓，九擊而止之，尤不能飛走，遂殺之。（廣成子傳）

黃帝出師伐蚩尤於絕轡之野，以櫚鼓爲警。（雲笈七

籤）

白龍赤虎，戰鬥俱怒，蚩尤敗走，死於魚口。（焦氏易林）

蚩尤作霧，黃帝作指南車。（春秋元命苞）

黃帝與蚩尤戰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帝乃命風后作指南車，遂擒蚩尤。（劉鳳雜組）

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歸藏啓筮）

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以爲貪虐之戒；其狀如獸。附以兩翼。（博古圖）

武帝時，太原有蚩尤神晝見，龜足蛇首。（漢書）

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

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卽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鬥，以角牴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牴。漢造角牴戲，蓋其遺製也。（述異記）

解州鹽澤鹵色正赤，在坂泉之下，俗謂之蚩尤血。（夢溪筆談）

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郭註：蚩尤爲黃帝所得，械而殺之，已摘其械，化而爲樹也。）（大荒南經）

黃帝殺蚩尤於黎山之丘，擲其械於大荒之中，化爲楓木之林。（王瓘軒轅本記）

綜合上引的各說，我們可以得到六個觀念：(1)黃帝是代表「善」的，蚩尤是代表「惡」的；(2)蚩尤有超人類的能力，能作雲霧，能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3)蚩尤是「非人」的形相，獸身人語，銅頭鐵額，有兩翅，或八肱八趾，或龜足蛇首；(4)蚩尤兄弟八十一人或七十二人；(5)黃帝不能勝蚩尤，有天女魃或玄女來助，白龍赤虎亦來助戰；(6)殺蚩尤的傳說曾經在民間流行而成爲蚩尤戲，關於蚩尤附屬物的傳說有蚩尤血，和桎梏所化的楓木。這六點，都幫助我們明瞭蚩尤的傳說是中國古時一大史詩的材料，其性質確可比擬於其他民族神話中巨人族和神的戰爭。

「蚩尤兄弟八十一人或七十二人之說，也使我們推想到「蚩尤」不是一人之名而是族名。因此我以為蚩尤也是巨人族之一。在原始神話中，也許是比夸父更為凶惡的巨人族；所以蚩尤的兄弟八十一人或七十二人是絕種了，而夸父一族尚有為帝負山的「夸娥氏二子」。

關於蚩尤的神話，現在只存了上引的斷片，然在漢以前，即使沒有巨大的史詩，一定也有許多記載；漢書藝文志著錄蚩尤二卷，大概就是記錄蚩尤神話的書籍。又隋志尚著錄黃帝蚩尤兵法二卷，則蚩尤神話的完全逸亡，大概在隋以後了。

由原始神話中的巨人族演化而來的，大概便是所謂龍伯

大人之國。列子、湯問篇有一段很有趣味的記載是：

>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病也）之，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擧首而戴之，迭爲三

番（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算計也）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大也）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列子雖是僞書，但這一個故事是很老的。楚辭、天問說：「鼇戴山抃，何以安之？」便是和這個傳說脗合。又關於禺彊，山海經說是大荒中北極之神，人面鳥身，役使靈龜。大人之國名龍伯，却是未見於他書；然山海經屢言有大人之國，恐怕就是這龍伯的一類的神話：

大人國在其北，爲人大，坐而削船。（海外東經）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蹲也）其上，張其兩耳。（大荒東經）

又據張華博物志云：

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這裏說的「龍類」一語，似乎與龍伯有些關係。張華是晉人，列子的僞作時代大概也是晉代，因此我們可以推想龍伯大人之國一類的傳說必已早有，未必是僞造列子者僅憑天問與山海經所記而憑空加以杜撰的。

上文講到夸父的時候，曾引山海經：「后土生信，信生

夸父。」據楚辭、招魂：后土是主治地下幽都的神。希臘神話說巨人族被閉居於北方的地下穴名塔塔羅司，中國神話則以為巨人族和「后土」有血族關係。山海經的海內經說：

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鳥，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郭註：言丘上人物盡黑也，）有大幽之國，有赤脛之民。（郭註：膝以下盡赤色。）

這裏所說「幽都」之內，凡物皆黑，頗與希臘神話中說的冥國內陰慘無光相仿。原始人對於死後世界的觀念大都是很慘厲的；但是山海經的「幽都」神話並不完全。招魂說：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王逸註：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土伯九約，（王逸註：土伯，后土之侯伯

也。約，屈也。）其角觺觺些。（王逸註：言地下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角觺觺，主觸害人也。觺觺，利貌也。）敦脄血拇，（敦，厚也；脄，背也；拇，手拇指也。）逐人駓駓些。（駓駓，走貌。）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

參目虎首，其身若牛的土伯便是幽都的守衛者，彷彿等於北歐神話中守衛地獄門的猛狗加爾姆。中國大概也有極完備的冥土神話，可是現在只存留了上述的二斷片；我們只能望見幽都的門口的守衛者土伯，彎着九曲的身體，搖幌着一對利角，參目虎首，張開了滿塗人血的手指趕逐人。幽都之內有什麼，后土是怎樣一個狀貌，原來大概一定有，可是現在全都逸失了。後代的書籍講到冥土的故事極多，然而大抵

摻入了佛教思想，印度神話，已經不是中國民族的神話的原樣子。佛教在中國的興盛，恐怕是中國本有的冥土神話絕滅無存的最大原因了。

第六章　自然界的神話及其他

自然界的神話即是解釋一切自然現象的神話；其範圍甚廣，從解釋天體、晝夜、日月、羣星、風、雷、雨、雪、雲、霞、直至鳥獸草木的形狀等等，都是自然界的神話。現代文明民族在原始時代，便有探求宇宙的秘密的野心；現代的野蠻民族也有這野心。例如希臘民族看見鳥有各種顏色，花也有各種顏色，便覺得很奇怪，渴要求其理由；他們的原始思想，只能創造神話以代解釋，於是他們就說凡百鳥獸草花

的顏色本來是白的，其所以有各色，是爲了特種的原因，他們就創造一個神話來說明那原因。所有的自然界的神話，差不多都是這樣發生的。

我們的自然界神話也是極豐富的。雖然不免零碎，而且缺之系統；可是也儘有許多美麗的想像和高貴的理想。爲敍說的便利起見，可以分爲三類：(1)是關於日月星辰風雷山川等自然現象的，(2)爲關於禽獸草木的，(3)關於特種對於自然界的原始信仰。下面就依次的先講一講最重要的自然現象的神話。

太陽神在各民族神話中是極重要的一位。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並有藝術、音樂、醫藥等職務。他每天駕金車巡行天

空，他有美麗的宮在東方，他有許多侍女名爲 Aurora（黎明女神或霞之女神）爲他速駕。在希臘神話中，太陽神是一位最漂亮的神。中國神話的太陽神雖然沒有那麼了不得，卻也不弱；離騷說：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王逸註云：「羲和，日御也。」又說：「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可知中國的太陽神也是乘車的。再看淮南子，那就說得更詳。天文訓云：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日入於虞淵之汜。

太平御覽引此作「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

螭是龍類，據說無角的龍謂之螭，可想而知是怎樣雄偉奇美的東西了。太陽神所乘的車子就駕以這樣的螭六條，從東方的暘谷（按天問：出自湯谷，與此異）出發，到了西方的悲泉，就休息了，太陽神乃進了虞淵。虞淵是在崦嵫山下，所以崦嵫是日入之山。「扶桑，」說文作「榑桑，」云是「神木，日所出。」山海經、海外東經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則是日所出處，有扶桑神木了。（十日之說，下面就要討論到。）離騷又云：

折若木以拂日兮。

王逸註說：「若木在崐崙西極，其華照下地。」但天問的「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句下王逸的註，卻又謂「言

日未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顯然自己矛盾。

山海經說「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淮南子、天文訓說：「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猶光也）照下地。」據此而觀，似乎「若木」是日所入處的神木，相當於日出處的扶桑。這裏有一可注意之點，即羲和既爲「日御」，那麼，太陽神是什麼名字，什麼形狀呢？（關於羲和是否日御一點，下面也就要再討論。）據離騷及淮南子，好像太陽神是一個赤熱的火球，羲和將牠擱在車子上，駕起了龍，從暘谷出發，在咸池洗浴後，直往西走，到了崦嵫，羲和迴車，而赤熱的火球似的太陽也就滾到蒙水深處的虞淵去了。但是把太陽神（或太陽）只看成一個赤熱的火球，決不是原始人所能的。太陽神一定要是一個神。這

個，我們在楚辭、九歌的東君內找到了。東君說：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靑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

東君就是太陽神，駕龍輈，載雲旗，靑的衣，白的裙，舉長矢射天狼，那是何等的俊偉威武呀！把太陽神想像是一個善射者，或者想像他的武器是弓箭，也是常見的事；因爲太陽的光線射來便容易使原始人起了弓箭的想像。故據九歌的太陽神，是勇武好善的；天狼當然是「惡」的象徵了。但是沒有羲和爲日御的話頭。九歌原是楚民間祀神之歌，因而

我疑惑九歌的東君是中部人民太陽神話，而羲和云云（如離騷所載）或者是北方神話而行於楚的。但是沒有充足證據，不敢十分斷定。

羲和是日御，已如上述；但山海經又有不同的記載。大荒南經云：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據此說，羲和不但是女子，而且是太陽的母親，而且太陽有十個。關於「十日」，古籍中記載很多；例如上文所引山海經言及扶桑時，就說着「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話；又淮南天文訓中言及「若木」，亦謂有十日；又莊子亦謂「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枯；」淮南、本經訓說：「十日

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堯乃使羿，……上射十日；」天問中」羿焉彈日？烏焉解羽？」註謂「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山海經也謂「日中有烏。」這些異說，頗與東君內的尊嚴的太陽神抵觸。並且十日之說，在別的民族的神話裏也沒有的。從前有許多人說「十日」非眞日，或竟加以歷史的解釋，如謂十日乃扶桑君的十子；但都不能令人滿意。楊愼山海經補註以爲「十日」便是「自甲至癸」的天干；此說頗爲新奇可喜，但是太附會了。楊愼不知道神話是發生在原始時代，那時候無所謂「支干」。我們現在從人類學解釋法的立場而觀，「十日並出」之說大概也是從原始時代的生活經驗發生的；史稱湯之時有七年大旱，也許就是這種太古有史以前的大旱，便發生了「十日並

出，焦禾稼，殺草木」的神話。猶之印度神話說旱魃以肥田之水深藏山谷，致使世界大旱，地上生物枯死，後雷神音達拉殺旱魃，放出被藏之水，世界乃慶更生。

再說到羲和的問題。山海經說羲和是帝俊之妻，生了太陽的；離騷和淮南都說是「日御」。但我們得注意，離騷和淮南的本文都不曾指明羲和是「日御」，並且九歌的東君裏也沒說到「羲和」；說羲和是「日御」的，始於王逸；逸是後漢順帝時人。淮南子、天文訓今本作「爰止其女」，太平御覽引之，始作「爰止羲和」。高誘註淮南子此句下無註，如果淮南原文作「爰止羲和」，高誘應該有註解。誘是後漢末年人。所以我們很可以說淮南本文或者正作「爰止其女」，後人因其費解，遂亦有據王逸楚辭註而改爲「爰止羲和」

之一本。如果承認了這個假定，則羲和爲日御一說，也許發生於西漢以後了。此太陽神話之本來面目或者竟如山海經所稱羲和乃太陽之母。況且郭璞注山海經亦只謂「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未言其爲「日御」，這又是一個旁證。

關於月亮的神話，沒有太陽那麼多。山海經、大荒西經云：

>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郭璞註說：「羲與羲和浴日同」。又「常羲」，呂氏春秋作「尙儀」，畢沅注謂：尙儀與嫦娥音通。路史謂「高辛氏次妃常羲生而能言，髮迫其踵，是歸高辛，生太子虒及月

十二。」楊愼解釋爲「十二月」，謂是「自子至亥」的十二地支。我們現在推想起來，「十二月」大概是原始的天文學的遺形。可注意的是生此十二月之女子「常羲」是否像擧沅所說即是嫦娥。據淮南子、覽冥訓說：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高誘註：「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姮娥即是嫦娥。羿這個人，久已成爲議論紛爭的焦點：楚辭中有自相衝突的關於羿的記載，淮南亦然。羿，一方面是救下民的神，一方面是荒淫無道的諸侯。（關於羿，下章還要詳細討論的。）嫦娥爲羿妻一事，僅見於淮南，也就本可懷疑。然而這個「奔月」的神話已成爲後代文人所常常引用，我們只好承

認了。楚辭、天問裏說：

>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
> 王逸註：「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於天，死而復生？」

月有盈虧的現象，自是原始人疑問的張本。但似乎中國並沒關於解釋月的盈虧的神話，所以屈原也沒提起。「菟」就是「兔，」王逸的註釋是：「言月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言月中有兔，確是中國特有的神話，並且很費解。後人有許多的解釋；如古今註云「兔口有缺，」是從形狀上解釋月與兔的關係；博物志謂「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更是從原始的物理學來加以解釋了。然而這都是等於不解釋。這月中有兔的神話竟和日中有烏一樣是不可解的謎，只得存而不論了。晉、傅玄的擬天問有這麼一

句：

月中何有？白兔擣藥！

這就可見到了晉時，月中白兔已有「擣藥」的工作給新加上去了。然而說月亮也像太陽一樣的有一個御者，楚辭中亦曾言之。離騷云：

前望舒使先驅兮。

王逸註說「望舒，月御也；」據淮南子，則「月御」又名「纖阿」。在這裏，我們看見了月亮的神話在秦漢之交已經有多少矛盾；既說嫦娥奔入月中爲月精，已是把月亮看作可居的星球，但又說有「月御」望舒，則是仍把月亮作爲神，（原始人決不把天空諸體視爲實物，原始人看來，日月星等發光體只是神之能力的表現；）可知增飾已多。到了唐代

，月亮裏就更加熱鬧了；那時月亮已爲完完全全可以住人的星球。唐、段成式的酉陽雜俎說：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命伐樹。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

太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复，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睡熟。卽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

，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在這兩段記事中，很可以看出月亮神話的修改增飾，到唐代尚方興未已。後來托名柳宗元作的龍城錄（唐藝文志不著錄；朱子語錄謂爲王銍所僞作，且指摘其僞作之痕跡。）裏便有唐明皇遊月宮的故事，現在也抄下來：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

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淸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煙霧中，下視王城崔巍，但聞淸香靄鬱，視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寒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淸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

這一段故事正和漢武會見西王母的傳說一般，同是道士的荒唐話，而且也和西王母傳說一般同爲後人所喜用，也是

到了此時，尙留在民間口頭的原始月亮神話便完全殭死了。

太陽出自暘谷，入於崦嵫，那是上文已經說過的了。月亮的出入地點，古書無記載。然山海經言日月出入之處甚多。楊愼補註云：「山海經記日月之出者七；日月所入，五；日月所出入，一。其記日月之出也：曰大言山，曰合虛山，曰明星山，曰鞠陵山，曰湯谷扶木，曰猗天蘇門山，曰壑明俊疾山，皆在大荒東經。其記日月之入，曰豐沮玉門山，曰日月山，曰鏊鏖鉅山，曰常陽山，曰大荒山，皆在大荒西經。……其記日月所出入，一：在大荒西經之方山，柜格之松。考之淮南子，日所出入，又多不同。」爲什麼關於日月的出入會有那麼許多不同的說法，現在已經不能詳考，只好存

而不論。又山海經、大荒西經云：

>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人名曰石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短長。
>
> 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命重獻上天，令黎卬下地；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郭璞註曰：「古者人神雜擾無別，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重實上天，黎實下地。獻卬，義未詳。」司日月之短長及司日月星辰之行次，在原始人看來是應該有神的。但除上擧之簡短的記述外，更沒有別的材料以資考證了。

風雲雷雨的神話，我們現在也只存得斷片了。離騷云：

吾令豐隆乘雲兮。

王逸註謂「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九歌，雲中君註：「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天問之「蓱號起雨」句下，王逸註又謂「蓱，蓱翳，雨師名也。」三說自相矛盾。今按淮南子、天文訓云：「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則豐隆固爲雷師。張衡思玄賦：「豐隆軒其震霆，雲師䨗以交集，」亦以豐隆爲雷師。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註謂「豐隆爲雷師。」山海經、海內東經謂「雷澤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未言其名。淮南子同。山海經又稱「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司馬相如大人賦「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註云「屏翳，天神使也。」洛神賦：「屏翳收風，」則又爲風師。搜神記謂「

赤松子爲神農時雨師；」風俗通又謂「玄冥爲雨師。」可知晉以前對於「豐隆」和「屏翳」二名之代表極不一致。現在我們姑且依楚詞，以豐隆爲雲師，因爲關於雲的神話，還是楚詞裏多些；雲中君云：

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擧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這說雲神駕龍周遊天下，往來極快，無所不見，和希臘神話裏的太陽神一樣。但是亦就盡於此了。山海經內言有能興雲雨的神，如中山經所記的泰逢和計蒙：

又東二十里曰和山，其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於河，其中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其狀如人而虎尾，（郭云

：或作雀尾，）是好居於黃水之陽，出入有光。泰逢神，動天地氣也。（郭云：言其有靈爽能興雲雨也。）

又東百三十里曰光山；其上多碧，其下多木。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恆遊於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

然而這兩位神都不是專司雲雨的。雨師屏翳（據楚詞的說法）現惟存其名，關於他的神話，全都散失了。干寶搜神記云：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散，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遊人間。今之雨師本是焉。

這又顯然就是後世道士的神仙之談，不是原始神話。山海經又記有風雲所出的山。西山經云：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其上多棕柟，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

江疑也許就是雲神或雨師，但亦無從考證。至於風的神話，離騷曾云：

後飛廉使奔屬。

王逸註：「飛廉，風伯也。」呂氏春秋亦謂「風師曰飛廉。」洪興祖云：「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山海經、南山經云：

又東四百里，至於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多怪

鳥，凱風自是出。

又東四百里，曰令丘之山，無草木，多火，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

凱風就是南風，條風就是東北風。把風想像作爲藏在一個山谷裏，待到必要時它就出來，古希臘人也有這樣的思想。風既然藏在山谷裏，故必有司風出入的神；山海經云：名曰折丹（郭云神人，）……處東極，以出入風。（大荒東經）

有神名曰因，……處南極，以出入風。（大荒南經）

山海經沒有飛廉，而大荒東南經記司風出入的神，又是很簡陋，很有脫誤。因此我們現存的關於風的神話，比雲雨還要少些。其他如露，霜，雪，霞等等，更全無神話遺下來

。淮南、天文訓有一「青女以降霜雪」的一句話。關於雷的神話，山海經和淮南子所記相同，海內東經云；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形，鼓其腹。

海與河的神話，也是各民族所必有的；但也許我們的民族最初是住在西北平原的緣故，海的神話就比較河的神話爲少。山海經、大荒東經云：

黃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䝞處東海：是惟海神。

不言南海和西海，也是我們民族原始時代生活經驗的結果。禺䝞和禺京，據山海經的文字而觀，顯然是黃帝的子孫，不是什麼獸形的妖怪。把海神想像爲龍類，大概盛於唐代

，（李朝威的柳毅傳說洞庭君與錢塘君均爲龍王，）原始思想只把龍視爲牛馬一樣的東西，給神們駕車代步的。便是海以外的水伯，河神，也都不是龍，而是獸樣的神或人。海外東經說：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在虹虹北兩水間；其爲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

大荒東經則謂「蓋余之國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與海外東經異，然亦未言其爲龍形。山海經雖言天吳是水伯，然而我們推想起來，大概只是普泛的水神，相當於火神的祝融之類，而不是專司河海的水神；黃河以及其他大河，各另有其主管的神。穆天子傳說：

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

「無夷，」山海經作「冰夷，」說是居於「中極之淵，深三百仞，」「人面而乘兩龍。」淮南子作「馮遲。」楚辭、天問云：

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王逸註謂「雒嬪，水神，謂宓妃也，」而不言河伯何名。又引傳說的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被羿所射的故事。淮南子謂「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是則神話中之有河伯，蓋無疑義。楚辭、九歌、河伯一篇算是現存最好的河伯神話：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

九歌雖是南中祀神之歌，但可信也雜有北方的神話；這裏所謂「河伯」，從「與女遊兮九河」及「登崑崙兮四望」等句看來，大概是指黃河神。據這一篇看，河伯的生活是很快樂的；大概當初又有河伯的戀愛神話，所以此篇中亦有戀愛的痕跡，也許後人所傳「河伯娶婦」的故事（西門豹）即是就此演化的。

河以外，洛水也有神。上文已引天問中語「而妻彼雒嬪？」王逸註謂「雒嬪，水神，謂宓妃也。」但離騷「求宓妃之所在」句下，王逸註又僅言「宓妃，神女。」後來洛神賦

註，謂「宓妃，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宓」與「伏，」古通；伏羲亦作「宓羲，」故此謂「宓妃，伏羲氏女，」疑從一「宓」字附會的。王逸註「吾令蹇修以為理」句下，謂「蹇修，伏羲氏之臣，……伏羲時敎朴，故使其臣也。」可見王逸時尙無宓妃為伏羲氏女之說，所以王逸僅言因為伏羲時敎朴，故使其臣。洛是大水，又與東周之都洛陽密連，所以洛水女神的神話一定不少；可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山海經內未言及宓妃，而秦漢以前的書亦少言及，只就離騷所引，尙可得一大概。離騷說：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

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這便是說宓妃雖然好潔而美，但驕傲淫游，所以終於一違棄而改求」。我們推想起來，當時關於宓妃的神話一定也含有多少戀愛成分，而且把宓妃說成了「日康娛以淫游」，故屈原引用以喻己意；而且也是因此而曹植也借洛神來寄托自己的戀情。從文人的作品裏我們可以想像洛神神話的原始形式與性質，但洛神神話所存者亦只有鱗爪了。

河洛既有神，沅湘自然也應該有了。楚辭九歌有湘君及湘夫人二篇，王逸以爲「湘君」是湘水之神，而「湘夫人」則爲堯之二女舜之二妃。然劉向列女傳謂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此以「湘君」爲堯之二女了。鄭玄註禮記，謂「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又與

列女傳所記不同。山海經、中山經云：「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郭璞對於舊說以湘夫人爲舜二妃一說，認爲不妥；蓋謂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故解釋二女乃天帝之女。這又是第三種的說法了。洪興祖則以爲郭璞和王逸的話都不對，他說：「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爲君，謂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這是第四種解釋。四者之中，我是傾向於王逸的議論。湘君是湘水的水神，湘夫人是居於湘水的女神，無論是舜之二妃也好，帝之二女也好，總之，並不一定要與湘君有夫婦關係，如郭璞所謂「不當降小水

爲其夫人。」列女傳既云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鄭衆亦謂「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可知由來已久，我們不妨承認他。我們再看湘君篇內說：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悱惻。桂櫂兮蘭枻，斵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未閒。

鼂（早也）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
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
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九歌本是祭神之歌，所詠者有神的行事，亦雜以祭者期望恐懼的心理。湘君的首段便是表白此種心理；懼神不降，故云「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第二段是敍述湘水神的故事，假爲湘君自己的口吻。第三段同，然已言湘君不再期待其所待者，將降至人間了。這裏所述湘君的故事也只有戀愛；大概這也是當時很流行的神話。湘夫人云：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
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茝兮澧

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恍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

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紐（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

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這也有若干戀愛的成分。我們推想起來，中部的神話一

定有許多戀愛故事，屈原所引用的，如離騷中的宓妃和有娀佚女，都屬於此類；可惜後人都解作思君的寓言，從王逸起就把當時的神話材料全都拋棄不引以爲解釋，到現在就成了似通不可通的文章。

希臘神話裏有山林水泉的小女神名爲Nymphe，（義曰新婦，）九歌中的山鬼，即與之相當。我們看山鬼的描寫：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靁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我們讀了這一篇，想像到當時沅湘之間林泉幽勝的地方，有這些美麗多情的「山鬼」點綴着，眞是怎樣的一個神話的世界了。照例這些女神的故事是戀愛；所以山鬼中言「折芳馨兮遺所思，」又言「歲既晏兮孰華予，」終言「思公子兮徒離憂」了。

最後，我們要講到星的神話。從「女宇，」「天狼，」

「天狗」等簡單的傳說而觀，星的神話也很發達。現所存最完整而且有趣味的星神話，是牽牛織女的故事。見於書上的這個神話的最早形式，大概要算詩經、小雅、谷風之什、大東裏的一段：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毛萇說「漢」就是「河漢，」就是「天河，」所以此所謂「織女」當然是指天河旁的織女星座了。但大東裏並無「牽牛」，亦無戀愛的故事。這大概因為戀愛的描寫與該詩全體意旨不侔，所以詩人取了斷章取義的引用。古詩十九首裏的迢迢牽牛星就說得很明白：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淸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曹子建的九詠也講到牽牛織女的故事。謝惠連的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說：

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遐川阻暱愛，修渚曠淸容。弄杼不成藻，聳轡騖前蹤；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

還是說牽牛和織女是一年一會了。梁、吳均的續齊諧記云：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以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

：「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十年當還耳。」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

又風俗記及荊、楚歲時記並記此事：

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皆髡，因爲梁以渡織女故也。（風俗記）

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郞。嫁後遂廢織。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使一年一度相會。（荊楚歲時記）

可見牽牛與織女的故事是漸漸演化成的。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織女又名黃姑。藝文類聚載古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

，「黃姑織女時相見。」宋、張邦基墨莊漫錄謂「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即河鼓也，吳音訛而然。」周密癸辛雜識謂：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莫能定。白居易六帖引烏鵲塡河事，云出淮南子（今本無之），則在漢初此故事已經完備了。

上面說的，都是關於日月星辰風雷雲雨河海的神話，都是屬於自然現象的；現在我們要說自然現象的別一部分，即關於鳥獸魚蟲草木的神話。這一部分的傳說很多，也有若干是後起的，例如說舜之二妃哭舜，淚洒在竹上，成爲斑點，即今之「湘妃竹」。像這一類後起的傳說，未始不是中國神話的一支，但是在此小册子內容受不下，我們只好略過，僅

舉較古的傳說了。即使是較古的，現在也只能舉其重要者。

先講典型的人化爲動物的神話。山海經、北山經說：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叫也），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

博物志亦記此事，同山海經。述異記謂「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一名誓鳥，一名寃禽，一名志鳥，俗名帝女雀。」陶潛讀山海經詩：「精衛銜微木，將以塡滄海，」這精衛鳥的壯志也就很可佩服了。又海外西經說：

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這是「失敗英雄」的不忘故志的寫照，所以陶潛的讀山海經詩說「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精衛與刑天，屬於同型的神話，都是描寫象徵那百折不回的毅力和意志的。這是屬於道德意識的鳥獸的神話。

再看屬於解釋性質的動物神話。山海經、中山經說：縞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是爲螫蟲，（郭曰：爲螫蟲之長，）實惟蜂蜜之廬。

這是解釋蜂蜜是有神主司的。又海外北經說；歐（嘔）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仭，無枝。

關於蠶的神話，此爲最古。然而也最簡陋，三國時吳人張儼有太古蠶馬記，亦屬蠶之神話。晉、干寶、搜神記亦載此故事云：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惟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於庭。

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

唐、孫頠的神女傳亦演此故事，且確指其地爲四川了。楊雄蜀王本記說「蜀王之先名蠶叢」，明一統志謂蠶叢教民蠶桑。今四川人猶號蠶爲馬頭娘。似乎蠶馬的神話與四川發生關係，不是偶然的了。荀子賦篇中謂蠶是「身女子而頭馬

首，」大概從其象形上又發生了蠶與馬的關係。如果認山海經所記是北部的蠶絲的神話，那麼，蠶馬的神話是發生於西部的四川，至漢始爲中國神話的一部分。

最後，我們再看特異的屬於禽獸的神話，例如鳳凰、鸞鳥、龍、蚪、夔、人魚等。這些動物，在古代大概曾有之，而原始人給加上了神祕的外衣，便成爲神話中的角色。龍、蚪、螭、鳳、鸞，在楚辭中成爲很馴順的東西，給神們服勞代步。山海經、南山經說：

有鳥焉，其狀如鷄，五采而文，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海內經亦有相同的記載，惟作「翼文曰順，背文曰義。

」又西山經云：

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

把鸞鳳說成瑞鳥，已經是較開化時代的思想。但原始人對於不經見的動物有一種怪異的觀念，却也是事實。無論他們把那些鳥獸看成吉祥呢或兇邪，總之是好奇心渴求解釋的結果。他們又常設想那神祕的海中應該有些怪異神奇的東西，如山海經、大荒東經云：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這又是解釋神話中有權威的神一定有什麼奇怪的東西可以懾服別人了。北山經說：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決決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

稽神錄謂「人魚上身如婦人，腰以下皆魚。」這就和海內北經所記的「陵魚」相似了。海內北經說的是：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

楚詞、天問的「鯪魚何所」的「鯪魚」，也就是此所謂「陵魚」。人魚或陵魚，到後來遂演化成為「鮫人」。述異記云：

南海中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

出珠。

最後，我們要看一看由特種對於自然界的原始信仰所發生的神話是一些什麼。不用說，這一類也只存斷片了，可是極多，現在姑舉數則爲例。山海經、海外東經云：

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郭璞註說「木神也。」又引墨子的話，「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勾芒賜之壽十九年。」月令：「春月，其神勾芒，」淮南子謂「東方之帝太皞，其佐勾芒。」白虎通謂「芒之爲言萌也，物始生也。東方義取此。」綜合這些註解，可知東方勾芒神是「主生之神」，是「代表春之發長氣象的神」。原始人對於四季的循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常

恐冬之常住，春之不再來；他們以爲每年中春之必再來只是全賴神的力，因而想像必有一神主司其事，勾芒神便是這樣產生出來的。在希臘神話中的相當者，是女神栖里玆（Ceres）。

後來由原始信仰發展而成爲「五行」這種哲學思想時，勾芒神便成爲代表五行之一的「木正」，史記正義所謂「勾芒，東方青帝之佐。」在同樣「五行」的意義上，又有代表「南方丙丁火」的祝融。山海經言及祝融，在海外南經：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

郭璞註：「火神也。」史記正義謂爲「南方炎帝之佐，獸身人面，乘兩龍，應火正也。」然越絕書則云「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又自不同。山海經、海外西經云：

有人名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

郭璞註：「卽奇肱也。吳回，祝融弟，亦為火正也。」

那麼，祝融不止一個了。明劉基蛙螢子覺謂「祝融有七」，更是奇離。山海經、海內西經云：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

郭璞註：「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見外傳。」

西山經謂「泑山，神蓐收居之。」郭璞註同海內西經上引。楚辭遠遊有「遇蓐收乎西方」之句。海外北經云：

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

郭註：「字玄冥，水神也。」又謂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越絕書謂「玄冥治北方，白辯佐之。」

山海經所記四方之神，具如上述。四方各應木、火、金、水四行，惟無中央之土。這便是中國的「五行學說」尚未完成前的原始思想的形式。而此四方之神，最初大概都是一種自然現象的解釋，如勾芒神之爲「春之生育」的象徵。但後世「五行」之說既興，便汨沒了原始思想與原始信仰，而惟勾芒神的象徵意義尚可迹求，其餘的便都無從考證了。淮南子記此四方之神，便蒙上了「五行學說」的外衣，加一中央之土，說得很爲齊整。天文訓云：

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勾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高誘註：舊說云祝融，）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朱雀也，）其

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塡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這裏所說的中央之帝黃帝，其佐后土，山海經裏完全沒有。西山經有「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的話，又海外北經有「顓頊葬於務隅之山，山之陽」的話，但是把少昊和顓頊成為西方和北方之帝，並且與蓐收、禺彊（即玄冥）發生關係，也是山海經所沒有的。這都可以證明上文所說原始思想中象徵四時的自然現象的神話，後來被「五行學說」所修

改所增損的痕跡了。

水旱癘疫等天災，在原始人看來，也應該有一個解釋；因此也就有了神話。旱的神話，在山海經有女魃。大荒北經說：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

應龍又見於大荒東經及北經，則云：

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

郭璞註：「應龍，龍有翼者也。」大荒北經又云：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

這都是說「應龍」主有水的。楚辭、天問云「河海應龍，何盡何歷？」王逸註謂「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而無所不窮也。」。又引或說：「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據此則應龍不是僅處於南方了。但應龍與水潦的關係，却大概可以決定了的。

山海經又言有許多鳥獸也是主水旱災的。經所記主水災者，有下列的二則：

空桑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

（郭曰：或作吟，）其名曰軨軨，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山東經）

剡山，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郭曰，音庚，）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東山經）

言主大旱的，那就更多；山海經所載有下列各條：

令丘之山，無草木，多火，……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南山經）

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雁，其名曰獙獙。見則天下大旱。（東山經）

鬲水……其中多薄魚，其狀如鱣魚而一目，其音如歐（郭云：如人嘔吐聲也，）見則天下大旱。（東山經）

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餘如之澤，其中多鯖魚，（音骨，）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東山經）

主疫的神，見楚詞、天問之所云：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王逸註謂：「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晉、干寶搜神記又有別說：

昔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爲小鬼

。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

這怕是後起的傳說了。又山海經亦有主大疫的獸。東山經云：

又東二百里曰太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白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

以上說的，都是自然界的神話。現在我們可以轉換一方向，看看我們的祖先對於自己的運命有什麽感想，有什麽神話。在希臘神話中，運命神是姊妹三個。最小者名克洛叔(Clotho)，司織生命之線，在這線裏，光明和黑暗的絲是互相交錯着。第二個名拉希息司(Lacheais)，撚探生命之線，她撚的

時候，手指的用力時強時弱，因而生命之線亦時強時弱。最後一個名阿忒魯帕司（Atropos）拿一把大剪，很忍心的剪斷那些生命之線，當她一下剪子，就有一個生命在地上死掉。這些希臘的運命女神是專管人們的命運的。在北歐的運命神也是姊妹三個，代表了過去，現在，未來，烏爾特（Urd），最長的一個，是衰老的，常常回顧，戀戀於過去；泛兒臘（Verdandi），中間的一個，是年輕，活潑，勇敢，直視前面；司考爾特（Skuld），最小的一個，常常遮着面紗，看的方向正與烏爾特相反，她們的職務是織造運命之網，溉灌生命之樹。在中國神話裏，沒有那樣完整的運命神的故事，但楚辭的九歌中大司命、少司命二篇是僅存的一鱗一爪。大司命云：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

兮灑塵。……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天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一陰兮一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據五臣註，「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這就是運命之神。我們只看上面所引，便可知「大司命」出來時令飄風先驅，使涷雨灑塵，排場非常闊綽。再看「何壽天兮在予，乘清氣兮御陰陽」等句，又可知其威權之大。據全體看來，大司命大概不是女神。少司命便不同了：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

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旂；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大司命所有的「生死壽夭」的威權，少司命都沒有。然則少司命所司的是什麽「命」呢？依我看來，大概是戀愛的命運。少司命全篇是很好的戀歌；從「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等纏綿悱惻的句子而觀，少司命似是司戀愛之神。愛神也可以算作

運命之神。譬如巴比命神話中的愛神就兼有了運命神的性質。又從「孔蓋兮翠旍」而觀，少司命又似是女神。九歌是中部民族的神話，應該有一個戀愛女神。

再看九歌裏的國殤。王逸註謂「國殤，死於國事者，」換言之，即是「戰死的勇士」了。北歐神話有戰死的勇士爲天女們（Valkyrs）接引上天的話，死於國事的勇士是常常被認爲應該成神的，國殤就是這一類的神話。戰爭的勇敢在這裏是描寫着：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

戰死的勇士是「神以靈」了，但到了天上神之處，做些什麼事，國殤裏却沒有說到了。北歐神話說戰死的勇士的魂到了天上，就由神賜與盛宴，天天快樂。大概中國神話亦是這麼說着的罷？可是已經不能考定了。

關於醫藥，也有一些零碎的神話。山海經所記，有下列各條：

巫咸國在女丑北……有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郭璞註：採藥往來也。）（海外西經）

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齋，（郭註天帝神仙藥在

此也。）（大荒南經）

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巫彭，巫姑，巫眞，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大荒西經）

據此可知中國神話中司醫藥之神凡十。但山海經言巫咸國，巫山，靈山，三說自相抵觸，不知道究竟何者爲準。西陽雜俎亦載「靈山十巫，」巫名與山海經又有不同；度卽據山海經而有誤傳，則亦未足以證明靈山是醫藥神話的主要地點了。

第七章　帝俊及羿、禹

如前各章所述，我們對於中國神話的面目，可以有了一

個大概。但是神話中的一個最重要的線索，即「諸神世系」，却還是沒有。本章即要就此點略加討論。

我屢次說過，中國神話在最早時即已歷史化，而且「化」的很完全。古代史的帝皇，至少禹以前的，都是神話中人物——神及半神的英雄。那麼，我們能不能從上古史中抽繹出神話中的「諸神世系」來麼？這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我們自然不敢說這件工作一定有把握，但總不致於以爲全無可能性罷。既然認爲有「可能性」，就不妨先立個「假定」，然後依此考證而推求。申言之，即先「假定」了神話中諸神的領袖——或神之王——從而創造出一個「諸神世系」來。

如果承認這個方法是可行的，那麼，古史中的帝皇，可以充當我們的假定的，至少有三位：(1)是伏羲，(2)是黃帝，(3)是

帝俊。請分論之。

伏義是中國「可靠的」古籍上所載的一個最早的皇帝。據易、繫辭的「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一段文字而觀，伏義顯然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始祖；由神話中的「主神」變而爲民族文化的始祖，是很合乎情理的。這是伏義氏可假定爲中國神話第一神的理由之一。關於伏義氏的神話，現在幾乎全然沒有，但伏義與神話中的重要人物女媧就有相當的關係。據舊籍所載，女媧與伏義的關係有三說：一是說女媧據伏義而爲帝，一說女媧爲伏義的妹子，一說女媧爲伏義氏之后。把一位煉石補天，摶土造人的女媧說成伏義之妹及后，是一件最有意義的事；也就證明了伏義的「神性」是很充足的。如果假定伏義是中國神話的「主神」，相當於希臘神話的宙

斯，則女媧的地位也就相當於朱諾（宙斯之后）了。（依女媧是伏羲之后的說法）但可惜伏羲的神話太少，即使我們承認他是中國的「主神」，亦只是一個「光桿」的和「絕後」的「主神」而已。在這點上，我們不能不拋棄了伏羲這個假定了。

次言黃帝。關於黃帝的神話除上述的蚩尤故事外，還有不少；如說他乘龍上升，與素女試房中術等等，凡是後世方士派的胡言，皆托始於黃帝。史記亦謂黃帝賜諸子以姓，為諸國之始。又謂黃帝時始造文字，造舟車，造樂器，育蠶，製裳，「鑄首山之銅；」把銅器時代歸於黃帝，也很可以令人推想到他是神的始祖的。所以黃帝也很有資格來充當我們的「假定」。但考之山海經，則黃帝的記載不多，顯不出他

的特別重要的身分。在山海經中有「主神」的資格的，反是別處不見的帝俊。

據山海經，則帝俊是神話中的重要角色，很有被假定為「主神」的理由。帝俊之妻羲和生十日，常羲生月十有二，這都是上文已經說過的了。這豈不是和希臘神話所說宙斯的外婚臘都娜生子女各一，是為日月之神，是一樣的事麼？宙斯是希臘的「主神」，因而我們也可以想像那既為日月之父的帝俊，大概也是中國神話的「主神」。再看山海經其他的關於帝俊的記載，則有下列各條：

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獸木實，使四鳥豹虎熊羆。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

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獸；是使四鳥。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

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姜姓，黍食，使四鳥。

（以上皆見大荒東經）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使四鳥。

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國。

（以上見大荒南經）

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大荒西經）

這便是所謂大荒諸國的來源，（此自然是已經歷史化了的神話的遺形，）淮南及呂氏春秋也記有此等國名，其屬神話之重要部分，自可想見，然而都說出於帝俊之後，則帝俊在神話中的地位也就不難推想得了。再看海內經所記人事的起源，也是屬於帝俊的：

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爲舟。

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

帝俊生晏龍，晏龍是始爲琴瑟。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歌舞。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帝俊生后稷。）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口叔均，是

始作牛耕。

舟，車，琴瑟，歌舞，百巧，牛耕，凡此文化的起源都托始於古代的帝俊，則帝俊之爲神話中之「主神」，也就很明白了。海內經又記「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猶通也）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三子名也，）鼓、延是始爲鐘，爲樂風。」又云：「少皞生般，般是始爲弓矢。」這兩條算是例外。然海內經又云：「帝俊賜羿彤弓素矰，羿是去恤下地之百艱，」則帝俊和弓矢到底不是沒有關係的。

那麼，帝俊是否曾經歷史化而爲中國古史中一人物？古史上是沒有帝俊的，但山海經所說帝俊之後人，在別處也見到，却是屬於別人的子孫了。例如后稷，史言其爲帝嚳之子

；季釐則史言其爲帝舜之子；帝鴻據路史後紀則爲黃帝之孫。所以學海謂經所記諸國，多云帝俊之後，而所謂帝俊者，或以爲黃帝，或以爲嚳，或以爲舜。但郭璞則直謂「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從帝俊有妻娥皇這一點而觀，俊也許就是舜。總之，這是一個懸案。我們所可說的，只是中國神話的「主神」，大概就是所謂帝俊。然而要從帝俊身上尋繹「諸神世系」也還是辦不到。

把「主神」問題擱開，我們再看另一個受過歷史化的系統不明的神話人物，就是羿。

據楚辭、淮南子、山海經而觀，羿有兩個。一個是「人性的」，又一個是「神性的」；離騷云：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王逸註謂「羿爲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畋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國也。」又在下句「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王逸的註是「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己妻，羿以亂得政，身卽滅亡。」這個羿便是「人性的」羿。洪興祖補註引說文云：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又引賈逵語：「羿之先祖也，爲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者之號。此羿，商時諸侯有窮后也。」郭璞註山海經、海內經的「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句下謂「有窮后羿慕羿射，故號此名也。」這

些解釋，都證明了因為在「人性的羿」而外，又有一個「神性的羿」在，所以王逸郭璞等努力要把二者分個淸楚，明其不是一人。然而他們不知道這個「人性的羿」却就是歷史化了的「神性的羿。」我們再看「神性的羿」是怎樣的；天問說：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王逸註此句謂「羿弒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王逸的這個解釋，是錯誤的。我以為這裏的羿就是「神性的羿。」將這天問的兩句和海內經所記「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等語對看起來，則屈原的意義也正是說「帝降羿下來，本是扶恤下民的，為什麽羿又射了河伯而以洛嬪為妻呢？」王

逸以爲「革孽夏民」的「夏」字是指夏朝，但我以爲「夏」字實卽等於「華夏」之「夏」，因而「革孽夏民」云者，猶云「革除華夏人民之孽苦也。」屈原見得一方有羿受帝命下來救民疾苦的傳說，而別一方面又有羿射河伯妻洛神的話，覺得神性的羿不應該如此矛盾，故有此問。王逸以爲是歷史上人性的羿，固屬非是；洪興祖謂「此言射河伯妻雒嬪者，何人乎？乃堯時羿，非有窮后羿也。革孽夏民，封豨是射，乃有窮后羿耳，」把屈原的整句分作兩概解釋，尤爲誤會。然則神性的羿又是怎樣的呢？淮南子裏有詳文。本經訓云：

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畮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

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水火之怪）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靑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

這便是山海經、海內經的一句「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的註解。射十日的事又見於天問的「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猰貐就是「窫窳」，山海經、北山經云：「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海內西經謂是「蛇身人面」，海內經謂是「龍首」。誅鑿齒事亦見於山海經之海外南經：「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崐崙墟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戈。」

故據淮南子、本經訓的記載，則神性的羿實是希臘神話

中建立十二大功的海勾力士(Rercules)那樣的半神的英雄。我們看羿誅鑿齒，殺九嬰，繳大風，射十日，殺猰貐、修蛇，封豨，無往而不勝利。正和希臘的海勾力士之無往而不勝利一樣。在歷史初期，這個羿一定是民間豔稱的半神的英雄；「妻雒嬪」一定也是羿神話中的一件戀愛故事，正和海勾力士一樣。後世史家將這神話的羿來歷史化，就成爲堯之臣的羿，再變而爲有窮后羿了。

和羿一樣，禹也是古代神話中的爲民除害的半神英雄。然而比羿更完全地歷史化。禹的眞實性之可疑，似乎毋須在此再討論，並且也沒有足夠的篇幅了；我們現在只想就禹的神話來判斷禹在中國神話中所處的地位。楚詞天問云：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王逸註謂「禹愊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搜神記亦謂「修己背坼而生禹。」這是關於禹的生世的神話。

天問又云：

河海應龍，何盡何歷？

王逸註謂：「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洪興祖補註引山海經圖云：「犂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也。……夏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這又是關於禹治洪水的神話。天問又云：

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洪興祖補註引淮南云：「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

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這又是禹能化熊和啓的產生的神話。我們再看山海經、海內經末節之所記：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這裏所謂帝，有朱子的解釋最妙：「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帝。」（見楚辭辯證）然則「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的所謂「帝」，也該是上帝了。朱子是不敢這麼承認的。因爲歷史化的禹太有勢力了。但是我們却要說：以文意觀

之，此所謂帝，當然是上帝。換言之，海內經說「帝乃命禹卒布土，」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是同一句法，故此所謂帝，可信是卽帝俊。後人因禹之歷史性太強，故刪去一俊字，給一個含混過去的辦法。又據尚書，禹是舜起用的，而山海經之帝俊又早有人疑是帝舜，則此處有一「俊」字，更覺可信了。總合這些論證，我們不妨推想禹在中國神話中的地位，差不多等於羿：都是天帝特派下去扶恤下民的。羿是洪水以前天地大變動時代（相當於希臘神話所謂鐵時代）的半神的英雄，禹則是洪水時代的半神的英雄；希臘神話言雖揆力溫爲洪水以後僅存之一人，是傳第二代人類，中國歷史則謂禹始傳子啓，而成世襲帝皇之局面，在這一點上，我們也不妨想像中國神話原來亦說禹傳第二代人類，可是

後世歷史家改竄神話，却以爲是始成傳子的一姓政治了。依此類推，我們又不妨假定史所記禹以前的帝皇都是神話之神，而禹爲民族英雄之第一人；民族英雄大概是半神的超人，也不是眞正的歷史的人。

關於禹之父鯀，禹之子啓的神話，山海經和楚辭也都有記載。天問云：

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王逸註言：「鯀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從反面想，大概還有鯀死後復活的神話。郭璞註海內經亦引開筮曰：「鯀死後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死化爲黃龍也。」這也是鯀不曾死的別說。山海經記啓的故事有二則。海外西經云：

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儛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

郭璞謂「九代」是馬名，然亦許是樂名舞名。大荒西經云：

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

天問中亦有「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的話。九辯與九歌據說都是天帝樂名。王逸註天問之句，以爲禹有功業，故啓能得天帝之九辯九歌而作福下民。然則這也彷彿和希臘神話所謂伯羅來修士竊天庭之火以給人類，是同樣的意義了。啓大概也只是神話中的民族英雄，不能認爲眞正的歷史人物。

第八章　結論

上面已經把中國神話的各方面都大略討論到了，現在我們可以來一個結論。

本編只是中國神話的「緒論」。本編的目的只是要根據了安得烈·蘭(Andrew Lang)所謂人類學的方法與遺形說的理論，把雜亂的中國神話材料估量一下，分析一下。作者在此書內所要敍述的，也只有中國神話曾是如何的混合構造而成，(例如第一章所討論的北中南三部的神話，)中國神話有怎樣的演化，受過怎樣的修改，有怎麼的宇宙觀，怎樣的解釋自然現象的故事。還有，原始思想與後代方士派神仙之譚的區分，也是所討論的一點。至於中國神話的「集大成」的任務，却不是本書所能負担得了的。

因此，留待將來的問題就有三個：

一　我們能不能將一部分古代史還原爲神話？上面講過，我們的古代史，至少在禹以前的，實在都是神話。如果欲系統地再建起中國神話來，必須先使古代史還原，否則，神話的系統便無從建立。然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困難正復不少。古代史雖然即是神話的化身，可是已經被屢次修改得完全不像神話。並且古代史自身的系統亦不明瞭，也已經不是全部神話而只是一小部分神話被歷史化了而保存爲現在的形式。所以即使將古史還原爲神話，也只是不完全的神話。如果一定要求其相當的完整，那麽，一些推想和假定是必要的了。用了極縝密的考證和推論，也許我們可以創造一個不至於十分荒謬武斷的中國神話的系統。

二　中國民族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的有新分子參加進

來。這些新分子也有它自己的神話和傳說，例如蜀，在揚雄的蜀王本紀，常璩的華陽國志內還存留着一些，如吳越，則在趙煜的吳越春秋內也有若干傳說。此種地方的傳說，當然也可以算爲中國神話的一部分。這也需要特別的搜輯和研究。至於西南的苗猺獞各族，還有神話活在他們口頭的，也在搜采之列。這個工作就更煩重了。

三　古來關於災異的迷信，如謂虹霓乃天地之淫氣之類，都有原始信仰爲其背景；又後世的變形記，及新生的鬼神，也都因原始信仰尙存在而發生。凡此諸端，一方面固然和神話混淆不清，一方面也是變質的神話（指其尙有原始信仰而言。）這一部分材料，也須得很謹愼的特別處理。

以上三問題，在我看來，至少是建立系統的中國神話的

先決條件，不解決第一問題，則我們只有碎斷的神話故事，沒有神話的系統；不解決第二問題，則地方傳說會混入了神話裏去；不解決第三問題，則原始形式的神話不能分離而獨立。在這本小書裏，不能容許這煩重的討論。本書既是ABC性質，只能舉示中國神話的大概面目罷了。

中國神話研究參考用書

這一個參考用書目，不是列舉作者在編著本書時所用到的書，而是想供給讀者進一步研究中國神話時應參考的書籍。在研究中國神話時，一般的關於神話研究的理論，也還是不可少的，所以在此書目中又舉下此方面的兩本書。至於中國書之包有神話材料者，實在很多，但若悉舉，則又太繁，且此等書中往往只有一二條可用；所以現在只舉了較重要的

幾種，並於每種下略述該書的著作人，著作時代，及該書在神話上的價值。英文書中有一本中國神話與傳說，內容極爲荒唐，今亦列之末後，聊以示西方人對於中國神話的見解而已。

一 An Introduction to Mythology' by Lewis Spence.

（一九二一年英國、倫敦 George G. Harrp 書店出版。作者是專家，所著神話書籍尙有 "The myths of mexico and Peru"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Mexico" "A Dictionary of mythology" "A Dictionary of non-classical mythologs" "myths and Legends of Aucient Egypt" myths and Legends of Babylonia and Assyria 等書。）

二 神話的研究 本書作者著。

（此為商務印書館百科小叢書之一；一九二八年出版。）

三　山海經　無名氏著　郭璞註。（通行本）

（舊題夏禹或伯益作，然實為無名氏之作，且非成於一時期一人之手。書凡十八卷；五藏山經五卷，可信為東周時作；海內外經八卷，可信為春秋戰國之交時代的作品；荒經四卷海內經一卷則為戰國中作品。中國神話材料以此書為最多，然亦極為龐雜。除舊有郭璞註外，清、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很可以看得。

四　楚辭　屈原等著　王逸註（通行本）

（漢劉向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

卜居、漁父，宋玉九辯、招魂，景差大招，又益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及向所自作九歌，共爲十六篇，稱爲楚辭。王逸作章句，又益以己作九思及班固二敍，爲十七卷。屈、宋之作，包含神話材料甚多，以下則摭拾舊聞而已，在神話上無甚價值。王逸章句而外，宋洪興祖有補注，朱熹有集註，辯證，後語，淸蔣驥有山帶閣註楚辭六卷，楚辭餘論二卷，於研究楚辭時亦不無若干幫助。）

五

穆天子傳……無撰人姓名：郭璞註。（通行本）

（這便是晉、咸甯中從汲縣古墳裏挖出來的，紀周穆王事。古墳卽是戰國時魏襄王的墳，故猜想來，

穆天子傳亦許卽是該時人所作而埋在墳裏的。今考其內容，言西王母者不過西方一國君，所謂懸圃，不過飛鳥百獸之所飮食，爲大荒之澤圃，無所謂神仙怪異之事，則尙近於原始思想，故可定爲戰國初年人所作。）

六

列子　舊題周、列禦寇著　晉張湛註。（通行本）

（此書之爲僞作，大概是確定了的：然其僞作時代，論者各有不同。現在假定是晉初。內容甚雜，然包含神話很多，如終北、華胥、龍伯大人之國，均見此書，故在神話上有價値。又其僞作時代雖可定爲晉初，然度亦雜抄秦以前舊籍，（今已佚亡者），而非僞作者杜撰，故其所記神話尙爲原始信仰之

表現，與後世神仙之譚不同。）

七　淮南子　漢劉安著　高誘註。（通行本）
（此爲淮南王劉安集合賓客所編。多採舊說，又雜有神仙方士派的話頭，然保存中國神話之處，不亞於列子。近人劉文典著淮南鴻烈集解，註釋甚善。）

八　搜神記　舊題晉、干寶著。（通行本）
（干寶、晉元帝時人。晉書本傳稱寶感父婢再生事，遂撰集古今靈異神祇人物變化爲此書。提要疑其並非原書，乃後人輯集諸書所引而傳以成文者。今按其中所載神話傳說如蠶馬及盤瓠故事等，尙非時代極後如六朝等時之作。）

九 述異記 舊傳梁、任昉著。（通行本）

（大概是僞作。書中所載各條，剽竊之跡顯然。但僞作者於剽竊舊說時間亦附加耳目所聞見，故尚可尋見神話傳說之逸文。）

十 中國神話及傳說 (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 by E.T. Calmers' Werner.

（一九二二年Harrap公司出版。約四百多頁，目錄爲：一、中國社會情狀，二、論中國神話，三、中國的創造宇宙神話，四、中國的神，五、星的神話，六、雷電風雨的神話，七、水的神話，八、火的神話，九、疫神藥神等，十、慈惠女神，十一、八仙，十二、天門的守衛者，十三、神之戰，十四、

石猴如何成神，十五、狐的傳說，十六、雜傳說。

作者自序云：他這書大半取材於歷代神仙通鑑，神仙列傳，封神演義，搜神記四書。他是把封神演義作為主體的，所以目錄中「神之戰」一章就根據了封神演義的通天教主擺萬仙陣，又把「楊任大破瘟瘟陣」作為中國的疫神話。所謂慈惠女神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他又說關羽是中國的戰神。所以此書之無價值自不待言。」